

龙马传Ⅲ

新天地

〔日本〕福田靖 青木邦子 著 陈娴若 译

龍馬

龙马传Ⅲ

新 天 地

〔日本〕福田靖 青木邦子 著 陈娴若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马传. III, 新天地 / (日) 福田靖, (日) 青木邦子著; 陈娴若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47-6339-4

I. ①龙… II. ①福… ②青…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8136号

RYOMA DEN 3 by Yasushi Fukuda, Kuniko Aoki
Copyright © 2010 Yasushi Fukuda & Kuniko Ao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HK Publishing,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HK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s Inc..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116号

书 名	龙马传III 新天地
作 者	〔日本〕福田靖 青木邦子
译 者	陈娴若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苑浩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164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339-4
定 价	34.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二十八章	新天地·长崎	1
第二十九章	龙马的秘策	29
第三十章	西乡还没来吗?	54
第三十一章	被盯上的龙马	79
第三十二章	龟山社中的大任务	102
第三十三章	武士长次郎	125
第三十四章	萨长同盟	148
第三十五章	寺田屋遇袭	173
第三十六章	龙马之妻	196
第三十七章	雾岛的誓言	222

第二十八章 新天地·长崎

东京千住地方的角落，一栋不起眼的小小民宅旁，挂着“千住之灸 千叶灸治院”的招牌。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一辆奢华的人力车停在灸治院大门口，估计时间绰绰有余的车夫，悠闲地拿着烟管吞云吐雾，等待客人出来。

灸治院里，一名男子裸着上半身趴在床上，低声抱怨着胃痛，看起来应该就是人力车的主人。身穿白袍的中年妇人用指尖在男子背上摸索，找到穴位后放上艾草，接着点火。点燃的艾草发出嘶嘶的声响，升起一缕细细的白烟。

“唔唔……”男人忍着灼热发出呻吟。

鲜有人注意到，这个人便是三菱邮务汽船公司的社长岩崎弥太郎。

《土阳新闻》的记者坂崎紫澜刻意避坐在房间一角。自他得知一手建立明治政府框架的推手坂本龙马被隐没在历史潮流中之后，为了挖掘此人的事迹让世人知道，坂崎一直跟在龙马的土佐同乡弥太郎身边进行采访。

这一天，已经是坂崎第三次听弥太郎回忆龙马的故事。弥太郎看来颇痛苦的俯卧姿势，让他有点儿担心。

“您以前就有胃痛的毛病吗？”

“这点儿痛没什么。”弥太郎逞强回答。

“虽然如此，不过岩崎社长堂堂一个大企业家，却到这种地方……”

坂崎朝四周打量了一下。在政经界举足轻重的岩崎所来到这家灸治院，室内十分简朴，除了施灸的用具外，几乎没有多余的装置。

“岩崎弥太郎上医院的事若是传了出去，三菱的投资者一定会不安吧。”

“在商界行走，真得处处小心。”

“这是个尔虞我诈的世界，一刻轻忽不得，这一点跟幕末那时候没什么两样。”

坂崎揣测可以开始采访的时机，从口袋里取出笔记本。“上一次，您说到海军操练所关闭，坂本龙马随着西乡隆盛前往萨摩。在那之后怎么样了？”

施灸的女子突然停住了动作。“坂本龙马？你想知道那位先生的事吗？”

“这位是坂崎先生，高知来的新闻记者。他正在写一部以龙马为主角的连载小说。”

听到弥太郎的说明，女子的眼中闪出光辉。“是吗？”

坂崎的采访总是碰得一鼻子灰，因此听到女子主动提起，他十分讶异。

“这位是……”

“她是千叶佐那小姐。”弥太郎一介绍，这次换成坂崎惊呼。

“啊？”

“你想知道坂本君的事，不妨问我。他真的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佐那看着坂崎，眼中充满真挚的情感。

“请您等一下！”坂崎慌忙翻回笔记本的前面几页。龙马在江户修炼剑术的地方，是桶町的千叶道场。道场主人千叶定吉的女儿佐那，应该已获得了北辰一刀流的真传。

“您不是在千叶道场吗？”

“道场后来在哥哥那一代关了。因为明治之后，再也没有人想学剑了。”

千叶道场后来交由佐那的兄长重太郎继承，但不敌时代趋势，剑术道场的经营最终陷入困境。

“那么，重太郎师父呢？”

“现在在京都，在新政府里谋得一职。”

虽然不知这其中有过什么样的转折，但重太郎从东京迁到京都，而佐那则在这两年，于千住开设了这家灸治院。

坂崎突然闪过一个想法，像是想到了什么好题材。“您结婚了吗？”

“没有。”

“一直还对龙马先生……”

佐那虽然倾慕龙马，但龙马为了寻求自己的道路，追随胜麟太郎到大阪去建立海军操练所。佐那收起受伤的心灵，面带笑容默默守护着龙马，期待他有所成就。

“那家伙真狠心，明知佐那小姐心里只有他，却只顾着自己想做的事。”

听到弥太郎批评龙马，佐那赶紧摇头。“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地喜欢他。坂本君的眼睛就像个孩子一样，总是闪耀着光辉。”

佐那说起龙马时，二十年前的事仿佛昨天才发生一样。那份深情连坂崎都能感受得到。

弥太郎打断谈话，似乎要拂去那种令人伤感的气氛。“那是佐那小姐所知的龙马。当海军操练所解散、建立日本海军的梦想破碎，再加上失去挚友武市半平太后，龙马整个人都变了。”

这话挑起了坂崎的兴趣，握笔的手更用力了。“变成什么样子？”

“我也想知道！”佐那不但不再施灸，还向坂崎倾诉自己的不满，“这个人啊，不论我怎么追问，他就是不告诉我坂本君的事。”

弥太郎背上的艾草继续嘶嘶燃烧着。“在土佐时的那个公子哥，在脱藩之后那种疯疯癫癫的开朗性格全都藏进心里了……啊，烫！”

“忍耐一点儿！”

“他成了一个狂放不羁的人。不论是武士、公卿还是西洋人，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身为一个武士，竟然比我先开始做起买卖！那个臭龙马！哎呀！好烫！”

庆应元年（一八六五），由军舰奉行胜麟太郎（海舟）所领导的海军操练所被迫关闭。坂本龙马等训练生，原本抱着伟大的梦想，希望能打破藩属的框架，建立一支不输给西洋的日本海军，但壮志未酬便已梦碎。大半的训练生都回到了自己的藩国，但龙马等土佐藩的脱藩浪士却失去了立足之地。麟太郎担忧龙马等人的前途，因而拜托西乡吉之助（后来的

隆盛)和藩里磋商,希望萨摩藩能代为照料龙马等人。

从萨摩藩的角度来说,这些脱藩浪士都是幕府的眼中钉,收留他们也有危险。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充实海军和海运,也一直在寻求擅长航海的人才。

龙马与西乡会面后,觉得成就此事非西乡莫属,因而决定委身于萨摩。

与龙马一起行动的除土佐藩的近藤长次郎、泽村惣之丞、高松太郎、千屋寅之助外,还有纪州藩出身的陆奥阳之助(后来的宗光)等人。

龙马一行人从大阪搭乘萨摩藩的“蝴蝶丸号”,与西乡一同前往萨摩。“蝴蝶丸号”快速通过濑户内海,航行到对马海峡。

“掌握风向!”龙马站在甲板上发号施令,他自己结绳,长次郎、惣之丞、太郎、寅之助、陆奥等人,则和萨摩藩的水手一起熟练地操作船只。准确无误的动作,令西乡看傻了眼。

“快到长崎了,全速前进!”龙马激励众人说。

——龙马搭乘的“蝴蝶丸号”,在前往萨摩的途中停靠在长崎。长崎此时已是日本与外国交易最为繁荣的港口,宛如日本境内的外国都市。

在德川幕府锁国的时代,长崎是唯一获得与荷兰、清国交易许可的城市。日本开国后,长崎更因为成为西洋船只的贸易港而兴盛,处处可见西洋文化的影响。

龙马一行在萨摩藩士的引导下,来到崇福寺院。崇福寺是座中国风格的寺庙。此刻正在举行中国式的庙会活动,整

座寺院里热闹非凡，爆竹震天，舞龙舞狮阵四处穿梭。

“这座城是怎么回事啊？！”惣之丞惊讶地说。

红发碧眼的西洋人自在地走在街上。长次郎、陆奥、寅之助、太郎、新宫马之助、中岛作太郎眼见这些从来没听过、见过的场景，不禁怀疑这里还是日本吗。马之助和作太郎也都是土佐出身的脱藩浪士，众人瞪大了眼睛，不时走走停停。“千万别脱队啊！”领头的萨摩藩士高声提醒，但众人的目光早被一旁的法兰西女人所吸引，“哇哦——”地扬起一阵惊呼。那女子全身包覆着华丽的洋装，就像一个娃娃。

因为在海军操练所时苦读英语，惣之丞和陆奥大致能用英语与人流利地对谈。但实际上，一对上西洋人，同时还是位美丽女子的眼睛时，还是会心跳加速。

龙马走在一行人的最后，洋溢异国风情的长崎市街，的确让龙马的心情跟着雀跃起来。他虽然不像其他人那样兴奋过头，但即使是静静在一旁观察周遭的变化，还是被同伴们激动的模样逗得笑了起来。

“别再看了，快走吧！”龙马催促着，但寺院后方一个角落却吸引了他的目光。那个看似特别设置的空间里，有个英国人正和中国人谈笑。“他们在做什么……”

长次郎站在龙马身旁，循着他的视线望去，英国人和中国人看起来都像是商人。

“在谈生意吧。”

“噢……长崎这地方还真有意思呢。”

龙马抱着旺盛的好奇心把四周看了一遍。长崎充满了活力，与江户、大阪截然不同。

——龙马等人在长崎借宿的地方，是当地首屈一指的贸易商小曾根干堂的住所。

龙马一行人被领进大宅邸的别院，卸行李时，干堂正在主屋的大厅招待西乡享用茶点。

“听说在玄界滩遇到了暴风雨啊？还好一切平安。”

干堂和西乡所在的大厅虽是和式建筑，但屋里摆放了各种舶来的装饰品和西洋画作，营造出独特的氛围。

西乡一派轻松地拿起一块点心。“那场暴风雨真是太惊险了。若不是坂本他们在，船一定早就沉了。”

“哦？那些武士大人这么优秀？”

“他们驾船的技术和知识都不在萨摩水手之下，而且还有人能说流利的英语。”

“那还真是笔划算的买卖啊。下次跟我们交易的时候，请务必让这些人随行……”

“嗯。重要的货品就托坂本运送吧，他们有一身本领，若只是在军舰上工作，未免太可惜了。”

西乡津津有味地吃着点心，大厅外有人喊了一声“兄长”，原来是干堂的弟弟，小曾根英四郎。

“我已经将众位武士大人带进房间了。”

干堂满意地点点头，再度转向西乡。“我让坂本先生他们暂住在别院。”

“小曾根先生，真是不好意思。脱藩浪士无法住在藩邸，开拔到萨摩前的两三天只好借宿在府上。”

英四郎似乎还想说些什么，西乡又开始吃起点心，频频赞美。

“兄长，坂本先生他……”

英四郎面露难色吞吞吐吐地说，龙马已在走廊等候。看来龙马和英四郎之前便已守在外头，苦等拜见的时机。这样一来，龙马岂不是把西乡和干堂的对话全都听进耳里了吗？两人暗吃一惊，大厅的气氛起了微妙变化，不过龙马并没有察觉。

“哎呀呀！这屋里收藏的全都是稀有的珍宝呢，走廊上那座钟摆时钟是荷兰制造的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种钟呢。”

“坂本先生，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吗？”干堂疑惑地问。

西乡边吃点心，朝龙马瞥了一眼，想看他打什么主意。

龙马不疾不徐，继续欣赏屋内的摆设。“没事、没事。大家看到这么大的宅邸都惊讶不已。小曾根先生果真是长崎一等一的商人哪。”

“这都多亏了萨摩藩的鼎力支持。”

“小曾根先生赚了这么多钱，可见萨摩藩的实力真是不容小觑。贵藩早就着眼进行对外交易，果然独具慧眼啊。”

听到龙马的赞美，西乡露出得意的笑容。“坂本先生，请先坐下吧。你特地过来有何贵干？”

“老实说，我有点儿事想拜托西乡大人。我们能不能就这样继续留在这里？长崎这地方太有意思了，在这里我切身感受到日本与世界联结在一起。”

“坂本先生，雇用你们几个人的可是我萨摩藩，你们当然得在萨摩工作呀。”

“我明白，不过我们这些操纵蒸汽船的去当搬运工人，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

果然，刚才西乡和干堂那番谈话，都被龙马听在耳里了。不过，西乡气定神闲，好像就算说了什么也不怕被听见的模样。

“你们是想高价受聘吧？当然，我们一定会给付相当的待遇的。”

“不不，我们自己养活自己就行了。当然，萨摩藩的工作我们会摆在第一位，这一点请放心。我们不想依赖任何一个藩，俗话说拿人的手软，若是靠别人，有些话就不好说了。”

“什么话？”西乡讶异地问。

“武士靠藩吃饭，藩靠幕府生存。这是从古至今一贯的规矩，但是这套规矩也是该改变的时候了。德川幕府既然只为自己着想，萨摩也不用再对那些家伙唯命是从了吧？西乡大人，有没有想过脱离幕府自立呢？”

龙马说的话过于大胆，西乡忍不住大笑起来。“坂本先生，怎么又在胡说八道了？”

“若不趁着现在改变世间的体制，日本就要沦为洋人的祭品了。”

“原来坂本君也是为国分忧之士啊。不过，你当着我西乡吉之助的面，对萨摩藩指指点点，管得未免也太多了吧。就算你驾驭蒸汽船的技术十分高明，也只不过是一介脱藩浪士啊。”

西乡直率不掩饰的回答，确实击中了龙马的弱点。龙马与西乡言语交锋，虽然西乡巧妙地回避了龙马的诘问，但光是对话内容便令在一旁的干堂和英四郎直冒冷汗。更何况干

堂与萨摩藩的关系匪浅，看到西乡见招拆招，才好不容易松口气。

西乡起身。“小曾根先生，我要回藩邸了。这点心真是好吃。”

“谢谢。”

“我们在长崎只待两天。坂本先生，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吧。”

西乡走出大厅，干堂尾随在后送客，留下龙马独自一人轻轻叹了口气。虽说西乡的反应本就在他意料之中，但以现今龙马的立场，他的确也拿不出足以说服西乡的证据。

龙马回到别院后，怀着期待和不安的惣之丞、长次郎、陆奥、太郎、寅之助、马之助和作太郎一齐围拢上来。果然，听到龙马说西乡的反应不佳，众人大感失望，落入近乎绝望的心境。

“算了，这也不能怪他。西乡大人乃是萨摩军的统帅，并不是为整个日本效忠的人。”

“没头没脑地说要改变世间的体制，也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吧。”

陆奥与惣之丞一前一后地说。龙马虽然嘴上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会重新思考对策，但不自觉地又陷入沉思。

“不过，坂本兄，你告诉他们生活开销自己赚，这话会不会说得太快啦？我们手无寸铁，拿什么本事赚钱呢？”

长次郎露出担心的表情，龙马抬起头说：“动动脑筋吧，怎么会没有本事呢？长次郎会打算盘，惣之丞和阳之助英文最拿手，大家在海军操练所不是都学会了很多技能吗？”

“话是这么说啦。”一时也想不出解决之策，长次郎只好闭上嘴。

“如果我们有一艘船，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陆奥分辩似的嘟囔着。然而，在这长崎之地，又会有谁肯把船借给脱藩浪士呢？

“船啊……”

龙马再度陷入思索。

——龙马想改变世间的体制……这其实并非没有道理。德川幕府急欲重掌权力，且他们已得到法国作为后盾。

水野忠精和小栗忠顺两位幕臣造访法兰西公使馆时，得到了驻日公使雷昂罗修热烈的欢迎。

“我们全力支持幕府，但相对地，也希望贵国能最优先与法兰西贸易。”

罗修通过翻译表达法兰西的意愿后，水野和小栗都露出为难的表情。因为幕府不只和法兰西，也与其他西洋诸国做生意。

“那么，就和美利坚、英吉利、荷兰共同立下一份但书。以后四国不得与各藩直接贸易，一切都必须通过幕府。”

通译传达罗修的话后，水野和小栗终于面露喜色。

“只要独占贸易权，就能压制萨摩藩。”水野坦率表明幕府的立场。

当时，法英两国因为都企图并吞亚洲，而彼此成为劲敌。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法国采取积极的态度支持幕府，希望借

此在日本事务上，取得更强的发言权。

——这对幕府来说，无疑是一大助力。这样一来，没有幕府的允准，各藩便不得与外国进行贸易。即使买卖谈成，长崎奉行若未放行，大家也只能干瞪眼。

长崎为幕府直辖之地，也是贸易的重要据点。西洋倾销到日本的不只是商品，还有思想，因而管理所有进口事务的长崎奉行所公务繁杂。当时，担任长崎奉行一职的朝比奈昌广，自然也是由幕臣中指派。

朝比奈对持续储备实力的萨摩藩一直保持警觉，从不懈怠，对萨摩藩期望的贸易也加以限制。

幕府的新政策，对萨摩这种在西洋贸易上着力甚深的藩国，以及从与日交易中致富的西洋商人来说，无异是一大打击。这其中，包括了在长崎拥有广大土地和宅邸的克拉佛。

——汤姆斯·布雷克·克拉佛是一名贸易商，安政六年（一八五九），他从英国来到日本，在长崎成立了克拉佛商会，仅仅三年，便已成为富商大贾。

“幕府对萨摩限制得太严苛了，为什么不抗议？”克拉佛向萨摩藩家老小松带刀和西乡发泄不满，因为他与萨摩藩一笔樟脑生意快谈妥时，却被长崎奉行减少了一半的交易量。

“你的抱怨该向你们政府去说。多年来我们一向是直接交

易，为什么现在你们国家的政府也得等幕府点头呢？”

带刀也满怀怨愤。

幕府使出这种巧妙的手段，西乡也气得无话可说。

这天，龙马、惣之丞、陆奥、长次郎到克拉佛宅邸拜访。西式庭园里玫瑰盛开，更显气派华丽。视线一转，庭园下方便是宽广的长崎港，而园中一系列大炮正对准着港湾。

众人被领进接待室，龙马等人一进去，就被迎面而来、挂在墙上的鹿头标本吓了一跳。

“为什么墙上要挂着这种东西呢？”长次郎对西洋人的嗜好无法理解。

龙马拿起一个展示在那里的画盘。“真美……”

看得正入神时，克拉佛带着几名护卫走进接待室，护卫对这几位陌生人相当警戒，人人手上都持着来复枪。

经由擅长英语的陆奥与惣之丞翻译，双方先互相问候，龙马握住克拉佛伸出的手摇了摇。这是西洋人常见的习惯。

克拉佛虽然未卸下戒心，但他依然颇为客气地赞美惣之丞和陆奥在海军操练所学到的英语。

“你们说的海军操练所，就是幕府在神户的海军学校吧？”克拉佛说了一口流利的日语，看到大家瞪大了眼睛，他才莞尔一笑，“我也学了日语。”

“真不愧是来自遥远英吉利的成功人士啊。”龙马对克拉佛的商人精神大为敬佩。

“各位来找我，有何贵干？”克拉佛开门见山地切入主题。他身旁的护卫还是睁大了眼提防龙马这群人。

“我们是想向克拉佛先生借艘船。日本商人只有帆船，所